

左龠外集
四

四十四

石鼓文

卷一

左龔外集目錄

卷四

漢代古文學辨誣

四十頁

一 辨明漢代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

二 論今古文之分僅以文字不同之故

三 論古經亡於秦火

四 辨明今古文立說多同非分兩派

五 論西漢初年學者多治古文學

六 論西漢今文家不廢古文

七 論宋于庭之說不足信

八 辨魏氏之說不可從

九 論龔氏之說不足信

十 總論

漢代古文學辨誣

嗚乎經學之厄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六經均先王舊典先王用之以垂型後儒賴之以考古睹往軌而知來轍舍此末由然六經之所記者事也舍事則無以爲經然記事之最詳者莫若古文之經如周官經左氏傳是也書之稍完善者亦莫若古文之經如毛詩是也故近日欲考三代之史書缺有間而載於百家諸子者又記載互歧或言不雅馴爲搢紳先生所難言惟見於古文之經者則大抵近於徵實至近人創僞經之說扶今文而抑古文於漢代古文之經均視爲劉歆之僞作而後人人有疑經之心於典章人物之確然可據者亦視爲郢書燕說吾恐此說一昌則古文之經將廢且非惟古文之經將廢已也凡三代典章人物載於古文經者亦將因此而失傳非惟經學之厄亦且中國史學之一大阨矣故即今人之疑古文經者陳其說

而條辨之以證古文經之非僞世有君子庶幾不爲讐言所奪乎

一辨明漢代以前經無今古文之分

孔子以前久有六經孔子之於六經也述而不作此固徵之古籍而可信者也然三代之時文字勒書於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鈔胥匪易傳播維艱學術授受多憑口耳之流傳孔子之以六經教授也大抵僅錄經文以爲課本而參考之語詮釋之詞則大抵以口耳相傳而講演之時或旁徵事實以廣見聞或判斷是非以資尙論或雜引他說以證異同弟子各記所聞故所記互有詳略或詳故事或舉微言詳於此者略於彼所記既有詳略因之而即有異同然溯厥源流咸爲仲尼所口述此春秋所由分爲三詩經所由分爲四也試考春秋分三家之源蓋因春秋一書有義有事義有後儒傳說之歧事有古籍記載之歧

孔子僅以經教授而其事其義均未及著之竹帛又孔子春秋成於獲麟之歲下距孔子之卒歲僅二周故弟子之於春秋所得亦淺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漢書劉歆傳謂歆以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漢書藝文志云丘明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于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之傳桓譚新論云左氏傳世後百餘年魯谷梁赤爲春秋又有齊人公羊高援經作傳由以上所言觀之則丘明之時說春秋者已各自不同此由所聞有詳略或以臆解測經丘明作

傳于孔子所講演之事參考百二十國寶書以傳示來世然孔子所述之言其有不關經旨者則丘明多從缺如而孔子之門人或于丘明所記而外間有所聞或見他書所記之辭與丘明異亦以之互相教授此公穀二家所由起也故公羊說經多用蓋字以示傳疑又公羊多引魯子子沈子之說穀梁多引沈子尸子之說則所授不僅一師成書亦非僅一時况公羊傳由周至漢始著竹帛更閱五世口授之語豈無損益于其間故知三傳同出于孔子公穀二傳乃左傳之拾遺故其義有爲左傳所有者如五始之說是蓋因左氏未將此意筆于書故公羊補其缺有與左傳稍異者如左傳譏世爵而公羊則言譏世卿是蓋由所聞有同異故采異說以存疑是則春秋三傳其分歧始于漢初漢代以前同爲說春秋之書治春秋者或並治其書以同條共貫子夏者公羊穀梁之先師也而韓非子外儲說引子夏

之言曰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
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
故明主早絕之子夏此言即左傳弑君稱君君無道之旨言明
主不能絕姦不得爲明主不得爲明主即爲無道此與左傳之
例互相證明足證子夏傳春秋未嘗與丘明立異且戰國之時
荀卿兼通三傳劉向別錄叙左傳師承也謂丘明傳曾申申授
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鐸椒椒作鈔撮八卷授虞卿卿著鈔
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張蒼是荀卿傳左氏之學也故正名之旨
本于左傳名不可假人王霸篇言公侯失道則幽本于左傳諸
侯相執稱人之義而致士篇言賞僭刑濫則全引左氏之文皆
卿通左傳之證楊士勛穀梁疏云穀梁赤授經于子夏爲經作
傳授荀卿卿傳魯人申公是荀卿又傳穀梁之學也故大略篇
言誓誥不及五帝言諸侯相見使仁居守均本於穀梁而區分

四民說王者不壞太祖廟均用穀梁之義皆卿通穀梁之證汪容甫先生作荀卿子通論謂荀子大略篇言春秋賢穆公善胥命以證荀子爲公羊之學今觀王制篇言桓公劫于魯莊又言周公述職事悉合於公羊此卿通公羊之證荀卿以一人而兼通三傳足證三傳之學同出一源故荀子大略篇所言賻贈佐生贈襚送死則三傳之義均同君道篇言君者善羣即春秋善衛人立晉之義亦三傳之義相同是三傳當戰國之時所記有詳略而其義不甚懸殊故觀荀卿之兼通三傳足證春秋先師于三傳無所軒輊非若後儒之執一廢百也是漢代以前春秋無今學古學之分又如詩分四家亦出于漢初夫四家之說自後世觀之似各不同然孔子之編詩未嘗分爲數派也大抵孔子編詩只著經文於竹帛而說詩釋詩之詞則多憑口授故弟子所聞各不同夫所聞所以不同者亦自有故魏源詩古微雖

排斥毛詩然其論四家異同之故則確實可憑其言曰夫詩有
作詩者之心而又有采詩編詩者之心有說詩者之義而又有
賦詩者引詩者之義也即事而詠不求致此者之所自也諷上
而作但蘄上寤不爲他人之勸懲也至太師采之以貢于天子
則以作者之詞而諭乎聞者之志以即事之詠而推其致此之
由則一時賞罰黜陟興焉國史編之以備臆誦教國子則以諷
此人之詩存爲諷人人之詩又存爲處此境而詠已詠人之法
而百世勸懲觀感興也案即魏氏之說申之則古人之于詩自
作者謂之作諷詠前人之詩亦謂之作故左傳召穆公糾合宗
族而作詩此作詩指賡詩言與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之作字不
同也見政篇自作者謂之賦諷詠前人之詩亦謂之賦故左傳鄭
七子賦詩此賦詩亦指賡詩言與鄭人爲之賦清人之賦字不
同也四家詩序所以記載互歧者非互歧也以一指作詩之人

言而溯其起源一指賡詩之人言而指其作用如關雎美后妃

之德作于文王時毛詩與齊韓同

齊義見匡衡奏疏韓義見韓詩外傳

而魯詩復

言其爲畢公作蓋詩本文王時代之詩而畢公復誦其辭耳商

頌爲正考父作以祀先王見於毛詩及國語而韓詩復以那詩

爲美襄公蓋詩本正考父所作而襄公之臣復誦其辭耳凡四

家詩序不同之故皆可援此例以類推

時代在後者爲作時代在先者爲誦

若夫

說詩之不同則左傳有云賦詩斷章孟子有言故說詩者不以

文害辭不以辭害志足證古人說詩均取古人之詩以寓己意

不必泥于本詩之文亦不必泥于本詩之旨故說詩之語不同

孔子以詩教授大抵作詩之人與賡詩之人並舉惟口耳相傳

故後儒各記所聞互有詳略有記作詩之人而遺賡詩之人者

有記賡詩之人而遺作詩之人者後世見其所記之不同遂疑

其立說互歧由是四家各立派別然吾合四家之序觀之若韓

詩序以常棣爲燕兄弟之詩伐木爲文王敬故之詩賓之初筵爲衛武悔過之詩抑爲衛武刺王室以自戒之詩雲漢爲宣王

遭亂之詩均與毛詩相合齊詩說伐檀謂刺賢者不遇明王

見張

揖文選注揖習齊詩者也

魯詩述載馳以爲許穆夫人作亦與毛詩相符足

證四家之詩同出一源也竊疑子夏傳詩所聞最博所傳之說亦最多凡作詩之人賡詩之事兼收並采今四家之詩雖有詳略然當子夏之時則合而未分觀毛詩大序爲子夏所作而唐書亦載韓詩卜商序夫以一人而序一書無立義互歧之理故知大序爲四家所同也四家之序既同則知四家之說在子夏時本同列于一書且非惟子夏之時惟然也即荀卿之時亦然觀經典釋文叙錄引徐整說謂毛詩爲荀子所傳漢書楚元王傳復曰浮丘伯傳詩于荀卿則魯詩亦荀子所傳又據韓詩外傳計引荀子之說十餘條則卿又兼通韓詩且荀子之說詩同

於毛義者固多

如說卷耳
說鴈鳩是

殊於毛義者亦多必係三家之說故

知荀卿之時四家之詩仍未分立其所以分立者蓋由荀卿弟子所記各有所偏復各本其所記之詞互相教授由是詩經乃由合而分故四家之中有同有異其所以異者乃記者詳此而略彼耳非孔子刪詩之時即分四派也且春秋三傳詩經三家之同出一時非惟可證之荀子亦可證之於孟子孟子一書論什一而籍論効死勿去論以小事大又以春秋爲天子之事其義均符於公羊故近人以公羊微言多散見於孟子然觀孟子言仕者世祿與古左氏卿大夫得世祿之義合未嘗用公羊譏世卿之說也又言伯一位子男同一位未嘗用公羊伯子男合爲一等之說也其對齊宣王也謂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此卽左氏弑君稱君君無道之旨則孟子曷嘗執公羊而廢左傳哉又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鄭君

詩譜云孟仲子子思之弟子趙岐注孟子云孟仲子孟子之仲昆弟學於孟子而毛公維天之命閼宮傳兩引孟仲子說又釋文叙文引徐整說謂子夏以詩授高行子高行子蓋即高子孟子告子篇既記高子說詩之詞而絲衣小序小弁毛傳均用高子之說則毛詩淵源多見於孟子故孟子所作書如虞舜大孝太王遷邠仕者世祿以及引從事獨賢論盛德不爲臣引泄泄猶沓沓均爲毛詩之古義而毛公詩傳即用孟子之文此孟子通毛詩之證及觀韓詩外傳引高子問載馳之詩于孟子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其餘引孟子之文者尤不勝縷數則孟子兼通韓詩若就漢儒所分今古文言之則毛詩爲古文韓詩爲今文左傳爲古文公羊爲今文使立義果岐孟子何以兼通之乎故知漢代以前春秋詩經僅有一家之學無古文今文之分也若夫佚書佚禮周官經則當周代之時無

所謂佚亦無所謂潛行民於間佚書之文引於周代古籍者不下千百條必係漢代之古文尙書無疑故梅氏所呈之尙書可以謂之僞而孔安國所得之尙書不得謂之僞使書經欠二十八篇豈周人所引之書在二十八篇之外者均僞託之辭耶乃漢博士以今文尙書爲備何其陋也禮之有佚篇猶尙書之有佚篇也儀禮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古禮經本有饗禮篇而今本無之非佚篇而何然在秦火以前則佚書與廿九篇並存佚禮與十七篇並存無所謂存佚也亦無所謂古文今文也至於周官經一書則春秋之時卿大夫多見其書故管子言五侯九伯與太宰所言設其監合梓慎言出火之期與宮正所言修火禁合申丰言出冰藏冰與凌人所言頒冰之制合史墨言五官之神與大宗伯所言五祀之典合凡左氏所言之禮均係周禮而所用周禮均據周官經即荀子序官篇亦與周官之說

合足證周官經爲周人共見之書非若漢初之時其書隱匿也
故諸經之分今文古文分於西漢而非分於東周若據古文言
之則漢儒所謂今文尙書三家詩公羊穀梁在秦篆未興以前
其書亦皆古文也若據今文言之則左氏傳周官經西漢之末
未嘗不書以今文所謂今古文者以其由古文易今文有先後
之殊非以其義例亦有不同也詳見下文而今人以爲古文係孔子
早年之學今文係孔子晚年之學今文言改制古文言從周立
說本不相同一若今古文之分始於孔子然觀於荀孟之治經
舉漢儒所謂今文古文者兼收並采則今文古文當周代之時
未嘗劃分兩派彰彰明矣乃今人復以今經皆孔子所作古經
多學古者潤色之詞傳今經者皆受業弟子傳古經者不盡受
業今學出於春秋時古學出於戰國時嗚乎何其附會而無據
歟夫三傳之中左氏成書最早而公穀二家均晚出則古學出

於春秋時而今學轉出於戰國班志謂齊魯韓詩多采雜說則古經多孔子所作而今經轉多學者潤色之辭而乃今人之說適與相反焉得謂爲持之有故乎況佚書與今文尙書本係一書佚禮與禮經亦本係一書豈一書之中本寓二派而當秦火之時一若有造物主宰其間使屬於此派者均存而屬於彼派者均亡耶亦可謂之附會也矣惟明於今古文同出一源則今人之謬說不擊而自破矣或者曰今古文旣同出一源何以三傳之經文各自不同四家之詩其文亦不同曰此義也許君說文序已詳之矣說文序謂列國之時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章則當時之國不惟有特別之語言亦且有特別之文字旣有特別之文字而經書又以口耳相傳有定音而無定字故其著於竹帛也字各不同或代以方言之字蓋以上古之時字義皆起於字音故音同而形不同者其義均不甚相遠故其用亦